

两代传承人的守望之路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80后”倪沈健,最近打算从银行辞职,全身心地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的学习中去。硕士毕业的他,学了7年经营专业,作出这样的决定,内心着实经历了一番纠结。

而17年前,他的岳父吴元新也曾有过类似的纠结。

1996年,吴元新所在的南通市旅游工艺品研究所被一家制帽企业兼并,新单位不再生产蓝印花布,已经做了20年蓝印花布的他,要被迫转行设计帽子。

一番煎熬过后,吴元新选择了辞职,继续守望他钟爱一生的蓝印花布……

从坚守者到传承人

1960年,吴元新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的一个农家。对那时的吴家来说,种棉花和蓝草,纺织布和染色,就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儿时的吴元新在心底有过小自卑,在启东中学读书,看着同学们都穿着“洋布”,唯独他自己穿土布时,他就有些抬不起头。

不过,穿着家人亲手做的土布衣裳,时间一久,也就对土布产生了感情。所以,当电机厂、半导体厂、刻印章店和印染厂陆续开始招工,17岁的吴元新选择当了一名印染工,开始系统学习蓝印花布的制作工艺。

“那时印染”的订单全部来自海外,蓝印花布被当做落后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被逐渐淘汰。“所以,吴元新他们为了满足这些海外客户对纹样的需求,就经常到农村搜集各种老纹样,然后照着描绘。

描摹久了,他也能通过一些拼凑,凑合造出一些新的来。迷上设计之后的吴元新一发不可收拾。为了提高设计水平,他考取了江苏宜兴陶瓷工业学校的美术设计专业,边读书吸取瓦当、铜雕、剪纸、漆器等多种民间艺术营养,边继续为印染厂设计蓝印花布的新纹样。

毕业后吴元新选择到高校、研究所从事蓝印花布的设计与研究,这一搞就是10年。1996年,单位被兼并,“留下转行还是辞职坚守”,这个问题

困扰着吴元新。对蓝印花布的热爱和家人的支持,让吴元新成了那一年单位里唯一离开的人。

辞职之后,吴元新白天用自己多年来搜集收藏的蓝印花布筹建私人博物馆,边顺便出售自己在研究所工作这些年设计的蓝印花布产品;晚上,则继续研究、设计和制作供出售的蓝印花布。

作为第一批私人博物馆,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的开馆历程十分曲折。几经磨难,三易其址,历经五载,才最终有了现在的它。

在折腾了近10年后,破釜沉舟的吴元新终于迎来了春天。200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开始启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普查评审工作,2006年,边收藏、边研究、边创新、边传承的吴元新成了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传播与传承同等重要

如今,在北京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完成学业后,吴元新同父亲一样投身于蓝印花布的研究之中。

“现在,蓝印花布的平台已经很好了,发展的空间也蛮大的。”这是1988年出生的吴元新愿意回乡继承父亲衣钵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吴元新多年的熏陶:“她初中时,一有时间,我就带她到染坊和博物馆里,让她听我的介绍,要是来了学生,就让她自己作介绍。”

在女儿上大学后的7年间,只要她一有空,吴元新还会拉着她参加各种与蓝印花布有关的活动,见各种从事传统艺术研究的大师。耳濡目染间,吴元新终于明白儿时自己眼里的“土”,现今是多么的前沿与时尚。

“不能光搞家族式传承,还要做师徒传承、社会传承和院校传承,要立体式培养传承人。”这是吴元新一直以来的愿望。

所以,不论是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系和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做兼职教授,给学生开设“传统手工艺体验课”这门选修课,还是在南通大学、苏州大学带艺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吴元新都

希望他们中有人能得到自己的“真传”。

但是,裱纸、画样、刻花版、上油、刮浆、染色、刮灰、清洗、晾晒……这些制作蓝印花布不可或缺工序要想基本掌握,就要3年时间,而要想在这方面出点成果,付出十年八年也是必然。

此外,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出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被我们自己瞧不起。而作为民族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必须在广泛的社会人群中才能实现真正的传承,这人群既包括传承者,也包括接受者。现在,我们的接受者因为缺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才会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价值,传承人也不会被很多人看不起。”

很多人不论是拜师学艺还是求学苦读,只不过是找了个养家糊口的工作,正因这种原因,吴元新带过的这么多学生,并没出现一个愿意做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传承人的人。

诚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艺乙告诉记者的那样:“一般情况是徒弟找师傅,而在特殊情况下,就是师傅找徒弟。因为要想全面继承一门技艺,并把它发扬光大并继续传承,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师傅去找徒弟,百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

徐艺乙这话在吴元新徒弟上似乎也也得到了印证。拉不住学生的吴元新,只有拉女儿来搞蓝印花布,如今女儿已经是市级的传承人,“我以前还想着找一个喜欢传统,学习设计、染织或者文史专业的女婿。”

现在,吴元新这个学习经营的女婿倪沈健,边工作边利用业余时间每天投入刻苦钻研。而近期,他也准备辞职,全身心投入到传承蓝印花布技艺这件事上。

吴元新并不认为自己只拉到了女儿、女婿继承衣钵是一种失败。他告诉记者:“传播与传承同等重要,虽然当老师、开博物馆没有直接找到传承人,但传承需要传播制造氛围,只有大家都了解、喜欢它,才会有人愿意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有学问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中国科学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好像只是一种记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何在?

吕品田: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它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纽带,也是我们从祖先经验中汲取创造灵感和活力的宝贵财富。

现代化过程和时代变革中的一些人为因素以及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宣传、教育不够,导致这些传统文化形态受到冲击,我们的文化认知受到伤害。我们经常听到年轻人说:“哎呀,这么好的东西,我们怎么不知道呀!”这说明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强烈的认同。现在我们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为了避免在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时,就破坏和断送了它们。

《中国科学报》:我们经常看到旅游景点打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旗号售卖工业化加工的仿造商品,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吕品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开展生产性保护,是强调利用这些手工技艺因地制宜,遵循其规律进行生产制作,同时也希望公众因此了解和认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分享保护成果,对保护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但是,现在在一些地方过分强调经济利益,在实践中扭曲了生产性保护,违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规律。

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手工技艺类,生产者个人在制作过程中是有个人情感投入的,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手工艺性和文化附加值。有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建立了文化产业园,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的复制仿造式生产。这种非手工的集约化工业生产,造成大规模的粗制滥造,以假乱真,把一方水土特有的本应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技艺搞得变了质。这不是保护,反而会葬送一门手工技艺的未来。

还有些地方把一些不适合生产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歪曲性的“生产性”开发,比如不按照传统民俗规律把当地老百姓约定俗成的民俗活动,搞成旅游景观,把婚礼、节庆活动等变成一种虚假的表演,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根本扭曲。

《中国科学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作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

吕品田: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同一般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差异。

一些原本属于家族性的手工技艺,或者一些利用传统手工技艺且能够凸显个人创造性的具体作品,其产权归属相对容易厘定,因此可以通过申报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

但绝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并非专属于某一个体,而是广大民众在长期历史实践和传承过程中集体创造的。比如剪纸技艺,可能一个地区的很多人都掌握,有的纹样也是世代相传的,并非某一个人的创造。所以,这类集体性、传承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强调个体性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其知识产权的归属很难厘定。

而这一点现在也经常为境外一些企业所利用。比如,我们的传统中医药,就被他们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取要素进行批量生产,产品还申请得到专利保护。实际上,这些药材的发现、药剂的配方,其原本的知识产权应该归属中华民族,是我们世代延续的知识创造与积累。这种归群体所有的“知识产权”该如何保护,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是很多专家学者仍在探讨的重大问题。

(吕品田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文化资讯

首届中国绘本展开幕 囊括近现代优秀作品

本报讯 从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和丰子恺的儿童漫画到几米的《时光电影院》,6月1日开展的首届中国绘本展,为观众集中展示了中国近现代优秀绘本精品。

展览以“盛开”为主题,根据年代进行分类,囊括了200件作品。其中,1949年前诞生的展品,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丰子恺的儿童漫画,既是我国连环画的代表作,也是本土绘本的开拓性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很多作品,则大量运用了民间艺术手法,其代表作有任率英的《白蛇传》、刘继卣的《武松打虎》等。而1980年以来的部分,则展出了几米的《时光电影院》、于大武的《哪吒闹海》等名家之作。



▲吴元新所作“年年有余”饰品,获得中国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金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吴元新向女儿吴灵妹传授蓝印花布刮浆技艺。

链接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艺乙:

以行为方式为主要传承途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样的行为方式通过个体或群体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内创造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呈现出来。口述文学及语言、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礼仪节庆等,无不与个体或群体的人的行为方式(包括展示、表演和传承)紧密相关。而在传承过程中所包含的相关知识一般不以文字为媒介,其传承多通过口耳相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不仅仅是一种事物的“保存”,更重要的是

对那些持有核心技艺或艺能的传承人实施有效的保护,使之通过个人、群体以及社会的传承在现今以至未来社会中得到不断延续和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概念。持有人是自然形成的,即当他继承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或者掌握某项核心技艺或艺能,并达到独一无二的水准时,自然而然就是持有人。而传承人不但要持有和掌握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核心技艺或艺能,还要对他的传承能力进行相应的认定。所以,传承人一定是持有人,但持有人却不一定是传承人。

国家对于传承人的评审和认定标准已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不但要求他们熟练掌握并且存续某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且在这个领域里,具有代表性和较大的影响,还要求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起到核心作用,能够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除这两点,还有一些其他要求。

虽然,目前,我国在传承人认定中并未针对研究和创造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因为他们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最直接的了解,而这些传统事物的多数又被认为是古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所以,传承人亦需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传承一笔“明白账”,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辛可采访整理)

京城首个学前儿童天文启蒙实践教育基地成立

本报讯 近日,京城首个学前儿童天文启蒙实践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中国儿童中心实验幼儿园举行,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中国儿童中心副主任赵泽生、中国儿童中心实验幼儿园园长杨彩霞等出席活动。

北京天文馆近年来充分利用国内外研究成果,在学前儿童天文启蒙教育方面率先探索,以期

学的天文启蒙教育资源、学习方法和咨询指导。中国儿童中心实验幼儿园作为北京天文馆第一个学前儿童天文启蒙实践教育基地,已经开发出包括“星星是我的好朋友”、“仰望星空,宇宙畅想”、“我和星空有个约会”等多项主题活动,小朋友不仅能够从天文馆内观看《大鸟探险记》《宇宙少年侦探团》等节目,还可以进行纸工模型制作、天空美术绘画等各项体验活动。

(李芸)

哈尔滨工程大学与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联手评“好书”

本报讯 如何增强船舶领域图书影响力?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与哈尔滨工程大学近日商定,将依托哈工程大学设立中国造船学会优秀出版物评审机构,对船舶类教材、图书优秀科技学术著作“推优选精”。

船舶类优秀出版物的评选,旨在进一步促进我国造船事业发展,培养专业学术人才,繁荣、固

化和传承船舶行业优秀科技成果,激发行业内出版著作人,不断推动行业的学术成果发展。

据悉,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是全国船舶领域出版物品类最为齐全、数量最多的高校出版单位,累计出版航海类图书千余种,专著100余种。

(张好成 唐晓伟)

首届北京科普创作培训班结业

本报讯 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和中国科普研究所联合主办,北京天海洋协会承办的“首届北京科普创作培训班”,于近日在北京大学结业。

培训班以热爱科普事业,具有一定写作兴趣和能力的在京人士,包括高校在读大学生、高中生为培训对象。从4月13日开始,至5月26日结束。授课内容主要有科普创作的理论知识、写作基本方法与技巧以及优秀科普作品赏析。授课老师是科普专家汤寿根、石顺科、王直华、焦国力、尹传红等。

(张少华)

文化微议

公园展中学生拥吻雕塑

近日,在福建漳州碧湖生态园里展出的一件雕塑艺术品,引起了市民众多非议。

一名女孩坐在一男孩的腿上,两人正旁若无人地拥吻着。这是一对稚嫩的学生情侣。

这座名为《车站》的雕塑,是青年艺术家柳青的作品。“车站”的一边候车长椅上,坐着8个人,男女老少皆有,有民工,有白领,反映都市里各类人物的生活状态,另一边则单独坐着两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柳青说,现在很多中学生早恋,他创作这件作品,也是针对这种社会现象提出一些思考。

很多市民认为,这件艺术品会起到误导作用,甚至成为“反面教材”。学者认为“这件作品有着明显的中学生特色,不适合在公园展出”。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艺术创作,可以大胆一点”。“这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社会现象。”

点评:看到这座雕塑的照片,有两个感受,一是很真实,雕塑家观察入微,作品再现得很真实;二是让人很不舒服,且刺眼,尽管平时也能看到“现场版”,却不如作品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强烈。如果一件反映现实的艺术作品让我们不能直视,倒是需要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忽视了或是不愿面对这一现实?

余华新书将出版

长篇小说《兄弟》出版7年之后,著名作家余华再推新长篇《第七天》。目前小说还未定稿,余华还在修改中。预计将于一个月后出版面世。

出版方正在向各大书店发出新书征订单,“仅仅有作者名字,不到一天时间,预订量已超过70万册,远超过《百年孤独》等畅销书”。

为了杜绝盗版,这次出版方的保密做得也是极到位。首先是,除了书名,内容、题材等信息一概不“剧透”,而且从编辑到审校,能看到《第七天》全文的不超过5个人。与之相关的出版社编辑全部签订了保密协议,任何信息泄露都要负法律责任,甚至还设置了密码保险柜对其清样进行封存“看护”,并设专人监督流水线等。

点评:上部小说《兄弟》,余华用了10年,这部小说用了7年,花了这么长时间创作的作品,一旦盗版,也就几天的时间,真是伤不起呀。所以,读者要支持正版,相关部门打击盗版的力度也需要加强。

近现代建筑保护加强

古崖居、文天祥祠、京张铁路、李大钊故居等28处古迹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北京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至125处。北京市文物局官员称,此次最新公布的名单中,近现代建筑保护数量首次超过古建筑保护。

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工业遗产正式被列入保护名单,其中有京张铁路南口段至八达岭段,包括众人熟悉的人字形铁路及老车站、铁路工修者詹天佑墓地。专家认为,工业遗产项目过去不被重视,保护力度也不够大,大都处在自生自灭状态中,此次被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表明工业遗产的文物重要性正逐渐显现。

点评:中国城市的真正兴起应该是在近现代,城市中的许多建筑无不诉说近现代的历史,北京市这次举措无疑是令人称赞的。可近现代建筑拆迁的脚步在全国并没有停止,许多地方都认为那些旧建筑很是碍眼,与城市格格不入。可是都拆了,我们所在的城市还有历史和特征吗?

敦煌莫高窟公布每日游客承载量

“莫高窟每日游客承载量的合理数为3000人。”日前,敦煌研究院首度向社会公布关于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的研究方法和结果。

“这个数字,不是我们拍脑袋得来的,而是有研究团队大量严谨翔实数据支持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强调。

届时,所有游客必须通过网络、电话等形式预约后才能正常参观莫高窟;在参观莫高窟前必须到游客中心观看数字节目展示;随后乘坐内部车辆抵达莫高窟,根据团队和散客进行分类管理并分组,由讲解员引导并严格按照既定的路线进洞窟参观等。

点评:人数限制是必要的,益处很多,可以让游客更为分散,有利于文物保护。通过研究得出的游客承载量,让这个数字有了依据和可信度。不过对普通游客来说,数字多少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有好的旅游环境,更方便地游览莫高窟。

“00后”无儿歌可唱

每个年代都有他们自己唱过的儿歌,可如今的歌坛新歌不断,人们发现“00后”无儿歌可唱。

一档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音乐类节目,导演组赶赴十几个城市,海选的结果却出乎意料。该节目总导演陈刚说:“很多小学生都喜欢《爱情买卖》、《High歌》这样的成人化歌曲,凤凰传奇、许嵩等的歌曲点唱率很高,甚至有近百名孩子组团合唱热播电视剧主题曲《逍遥》。”

今年评选华语金曲奖2013最佳儿歌专辑时,搜遍网络,竟然很难凑齐5张入选的儿童专辑。

点评:听到孩子用稚嫩的嗓子唱流行歌曲时,多数人都没想到其实这孩子唱儿歌更动听更可爱。如果教育者、家长有了鼓励孩子唱儿歌的意识,那么对创作者是最大的激励。

栏目主持:喜平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强震应急与次生灾害防范》

科学出版社
Science Press

中国科学家思想录